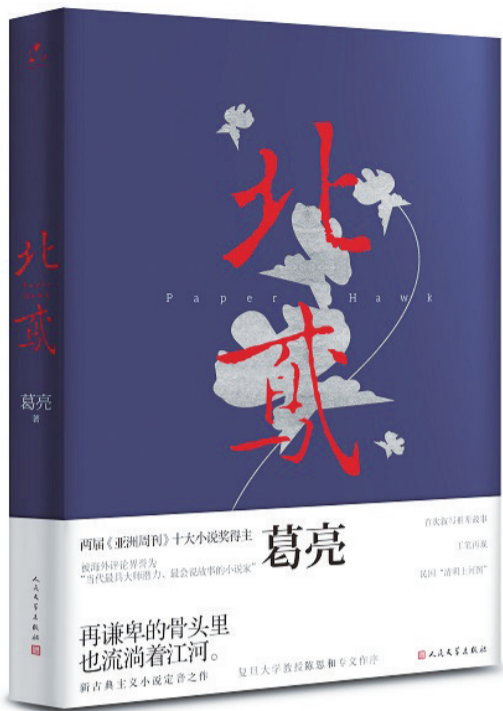


《北鸢》中的传统美学精神



《北鸢》
葛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借用卡佛这一几成滥俗的句式，无非是想表明，所谓“中华美学精神”如同“爱情”一样，是每个人都似可感知却又难以名状之物，即便长篇大论著书立说也未必能穷尽其中奥义。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精神，历经数千年绵延至今，催生了本民族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它自身，其内涵不断发展丰富。即是说，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一部《红楼梦》或许比一本理论著作更能让人领略中华美学之精妙。

《红楼梦》因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大成者，故而名列古典名著之首，后学者甚多。以陈思和的观点，葛亮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北鸢》是又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半部民国史”。《北鸢》正因深得中华美学精神浸润之故，才当得起评论界予其“新古典主义小说”或“新古典小说”之誉。

叙事传统

作为年轻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之一，葛亮在40万言的《北鸢》中，充分发挥其叙事才能，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浮沉。人物线头众多而叙事纷繁不乱，颇得中国叙事传统真传。

全书8章，前6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叙男主角卢文笙与女主角冯仁桢的成长岁月，牵扯出各自的家族关系。前6章中，两人虽偶有交遇，却似惊鸿一瞥，草蛇灰线。直到第7章和第8章，随着两位主人公正式“会合”，两条叙事线索才合二为一。在交替的叙事主线中时间不断推进，空间也随人物的位移而流转。作者在每一章所巧妙选择的时间点，既是人物成长中的重要阶段，亦隐含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地埋伏线。风筝在书中反复出现，“北鸢”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意象。金圣叹评水浒，景阳冈一段连写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16次“帘子”和38次“笑”，这便是“草蛇灰线法”。脂砚斋评《红楼梦》：“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北鸢》对传统叙事手法的应用可谓得心应手。

试举一例。冯仁桢二姐冯仁珺的身世之谜是书中重要的情节点。第2章“青衣”一节，写冯仁珺与妹妹仁桢偶然撞破父亲冯明焕与名角言秋凰幽会。言秋凰“直起身，轻轻说，这位是二小姐吧。仁桢看见姐姐却昂一下头，将眼光偏到一边去”。这一“不太礼貌”的神情传递了仁珺对于父亲情人的轻慢与不满。第4章，叙述仁珺“通共”一事败露，在日本军官和田的威逼下吞针自尽。第6章叙述仁珺的生前好友冯逸美带着一枚“玉麒麟”去找言秋凰，请其除掉和田；言秋凰以献身和田的方式，设局除掉和田后，自尽身亡。小说在本章最后一节“蛮蛮”中，方以倒叙的方式解开仁珺的身世之谜，原来仁珺是言秋凰与冯明焕的私生女，言秋凰不知此女尚在人世，而冯逸美以旧物“玉麒麟”使言秋凰明白仁珺就是她的女儿，从而设计了为女复仇的计划，最终玉石俱焚。小说以经济的笔墨，将复杂的事件“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堪称范本。

在细部的叙事上，小说亦多见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常用点染烘托法表现人物的心理，营造叙事氛围和意境。仁珺“通共”一事败露，和田找上门来，气氛萧杀。作者笔力一荡，写“仁桢定定地望着前方，看见湘绣的‘四君子’屏风上有一滴去夏遗下的蚊子血。晦暗的色彩，这时候却分外触目”。这段物象描写，既暗示了知道仁珺秘密的仁桢内心的焦灼，也烘托出一种邪恶不祥的气氛。由于极少置入人物心理描写，而主要靠人物的行动来推动叙事，文字便有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抒情传统

《北鸢》第5章叙卢文笙与毛克俞的初遇，两个青年人交流对于绘画的认识：

文笙点点头说，吴先生早年对我说过中国人爱以画言志，应该是这个意思。

青年说，很对。相比之下，西人的艺术观，就很看重技术。他们是用了科学的精神来作画，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自身倒是其次了。

文笙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道，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

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

这段对话，涉及中西文艺传统的比照，“中国人爱以画言志”，西人“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诗言志”构成了中华美学的抒情传统，近年来屡屡为学者所论及。如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西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学者章正坤在比较两人的艺术时说：“汤显祖追求的是情真、情至，莎士比亚追求的是理真、事真”，“汤显祖重在言情，莎士比亚重在写真；汤显祖重主观，莎士比亚重客观”。这个结论或许经过了简化而有绝对化之嫌，但它却直指“中西文化深层次上的原型结构”。

《北鸢》对抒情传统的吸纳，首先在于写出了“有情”的历史和历史观。书中活跃着的人物，虽颇有风云人物，影响历史进程者，值得“索引派”考据一番，但更多的则是乱世浮生，大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浮沉构成了可感可触的民国史。借用王德威的话说，“小说中国”是想象中国的重要方法，“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小说这一虚构文体的“真义”或许也在此，不管是《桃花扇》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还是《红楼梦》借封建大家族的生荣死哀所传达出的“宇宙观”，想必都是作者所倚重的传统资源。

《北鸢》以工笔画般的细致笔触，勾勒描画出一个“人情”的世界，“以淡笔写深情”：卢家睦与孟昭如这对半路夫妻的相濡以沫，是以《浮生六记》为范本的。卢家睦对并非亲儿子的卢文笙的拳拳情深，寄托于一岁一只风筝的遗托，而接受了嘱托的龙师傅，为践约等了9年。对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作者虽着墨不多，却如水墨点染，似“草蛇灰线”，“一条生命线，深刻绵长”。两位主人公在年少时相遇，在襄城的戏院里遥遥，惊鸿一瞥间似是“熟悉的陌生人”，及至多年后人群中一句“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仿佛缘定前生；又及至多年后，冯仁桢一句“我在等你”，便是石破天惊的海誓山盟。

作者写文笙、仁桢这对民国儿女之情，笔墨含情，真可谓以情写情。

仁桢没接他的话，四面看一看，又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襄城没变的除了青晏山，怕就是这段城墙了。如今，连禹河都改了道。

她指着稍远的方向，有一处颓垣。她说，那年秋天，你就站在那儿，放一只大鹞子。

小说写两人战后重逢，各自经历了沧海桑田。饱受战乱的襄城物是人非，没变的怕只有这段城墙。“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这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话，而葛亮让他的人物情定于这堵墙前，让记忆复苏定格，却真是有地老天荒之感。

小说又以这样抒情的笔调写两情相悦：“空气中，是淡淡的木樨香。因是淡淡的，并不醉人，倒让精神更清醒了些”。“仁桢深深地吸一口气，是股子清凛的味道。濡湿的尘，微微腐败的树叶，还有一丝新鲜的土腥气，交织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比兴手法已见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即便是两人热烈亲吻、相拥而眠的浓情蜜意，作者写来亦是乐而不淫。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书中人物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而抒情有度则构成了小说的中庸美学——深情绵邈，蕴藉含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精神传统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是道德传统与价值观。如论者所言：“中华美学精神，首先体现为其超拔高迈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

审美领域的积淀和呈现。”

在《北鸢》中，时代尽管兵荒马乱，却并未礼崩乐坏。富贵之家照旧恪守礼仪规范，下层人心中也自有一番仁义道德。葛亮对人心不无透辟的洞察，《北鸢》也有几分世情小说的神韵，大家族内部的人心算计与明争暗斗不可避免，而作者显然无意于此多费笔墨，他心心念念的是“再谦卑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江河”。小说第一章写一行人游蓟县，“孟轲后人”孟昭见到“独乐寺”匾额后脱口而出《孟子》遗训：“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是中国文人独特的处世之道。生逢乱世，济世与独善拉扯着人物的内心。于是我们看到，《北鸢》中那样一个又一个刚烈不屈的人格，有虽破落却气定神闲者，有舍生取义、从容赴死者。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一儒家的价值观在书中也成了革命者的革命动机。

做一个也许并不过度的阐释，卢文笙这个人物，代表着葛亮对于传统文化人格的认同，借用南怀瑾的说法，文笙的形象集成了佛心、道骨和儒表，“佛家的心是无欲则刚，道家的骨是随遇而安，儒家的表是中正平和”。婴儿时的文笙对人便“一视同仁”，他的微笑“并不因为谁对他特别好而多给一分，也不会因为对方只是偶示爱意就稍有冷淡”。抓周时便表现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仁者爱人，重义轻利。在上海打理家族生意时，与楼下做药材生意的青年阿根，固然同有一种艰难谋生、惺惺相惜的亲近，对他从内心并不认同的永安与舞女尹秀芬，他也有着一种发乎自然的体贴与包容——收容流离失所的这对落魄鸳鸯，主动将楼下的大房间换给身怀六甲的秀芬，对出身孤苦的她怀有真诚的善意；特别在，在有违本意、更有违家族利益，明知风险的情况下却毅然借钱给永安周转生意。文笙身上兼具“独善”“慈悲”与“爱人”。

当永安身陷囹圄，文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聚集区找到童年“小伙伴”雅各寻求帮助，请求他放永安一马，并谈出了条件，开出了支票。接下来，两人有一段对话：

他（雅各）说，记得那年，我们在青晏山上放风筝。你告诉我，放风筝的要诀，是顺势而为。

他走到窗前，望出去。目光停在这城市的天际线。他对文笙说，你看外头，就是大势。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快不得，也慢不得。里面有分寸，摔一两次跟头，就全懂了。

文笙站起身，说，雅各，我走了。临出门的时候，他回过头，说，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风筝既象征了乱世浮生的命运，也暗示了人物的“生命哲学”——在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之间顺势而为。我们再回到“独乐寺”的情节。面对孟昭的疑惑，青严法师取出了一枚陀螺，称这便是“独乐”，“五道轮回，人生之变，终究便是自己的玩意儿罢了，又何必当真”。这些或许便是小说“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内涵。

批评家张莉在分析电视剧《琅琊榜》何以成功的原因时认为，该剧的风靡“是今天的我们对一种传统美学的接受”。“这样的美学是什么呢？是清淡与留白的美学品位，是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彬彬有礼，是对情义而非利益的看重，是克制的深情，是柔软的强大；也是对传统中国士子的风骨，对与正义和忠直有关的理想精神记忆。”这样的美学概括无疑也适用于《北鸢》，正印证了开篇的话：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来源：新华读书）



《上海大案揭秘》
作者：刘翔
出版社：中国中福会出版社

本书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目光、第一手的资料，生动记叙了近年来发生在上海的重特大刑事案件艰难、曲折的侦破过程。通过案例剖析，警醒人们如何增强自我保护的安全防范意识。



《天涯若比邻》
作者：魏延政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在与癌症抗争的五年半的时光里，多次游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临终前，在病榻上将近年来的部分文章和讲座文稿整理成书，分享自己对于生命、爱情、家庭、教育，特别是读书、思考的人生感悟，启发读者如何在有限的生命和生活空间里获取最大化的幸福感及实现人生价值。



《最好的爱都写在童话里》
作者：简白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本书从各种动物的角度来审视人的情感，富有趣味性和感染力。作者让动物拥有人的感情，介入人的生活，与人建立关系，但是又有其自身特点。动物在与人的相处中，产生了许多笑料，但是随着故事推进，情感性的东西加强了，让人从欢声笑语陷入沉默之中。人本来是孤独的，在人际关系中得不到的满足，却在与动物的相处中得到弥补。